

重脩浙江通志稿

第一百十一册
人物表傳

重刊增補通志卷之四

重脩浙江通志稿

第百十一冊 人物表傳

前浙江通志館稿
浙江圖書館騰錄

內部資料

舊嘉興府屬人物傳 漢迄五代

莊忌 子助 朱買臣

莊忌由拳人

漢書府志作吳人萬姓統譜兩浙名以文辯著名哀屈原受性忠賢錄獨李詩鑿省縣志俱作由拳人

貞而遭暗世乃作詞歎而述之曰哀時命遭漢景帝不好詞賦無所得志吳王

濞招致四方游士忌與鄒陽枚乘等俱仕吳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陰有邪

謀忌知不可說去之聞梁孝王右文通賓客乃與陽乘等徒步入梁受知孝王

俱見尊重而忌名尤盛号莊夫子洪興祖楚辭補注云當時尊尚有賦二十四

篇康熙嘉興志 漢書 鄒陽傳 藝文志

助忌子或言族家子武帝建元元年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帝喜助對擢為中

大夫是時朝廷多事帝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詆

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莊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臯不

根持論帝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帝少好學詔求天下

遺書親自省校使助及司馬相如等以類分別之初學記有莊助相見錄三年

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其常事也又

數反覆不煩中國自秦時棄之不内屬助诘蚡曰特患力不能救誠然何棄之

且秦举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告急於天子天子不能救當安

所至。帝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六年八月，漢紀作七月，漢書通鑑作八月。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發兵。上書以聞，帝多其義，大為發兵，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而兵已出，未踰五嶺，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帝嘉淮南之意，美將軍之功，迺令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即遣太子嬰齊隨助入侍。助遂又諭意淮南曰：「閩越王根戾不仁，并兼鄰國，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故遣將軍屯於境上，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此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遠，帝大悅。助侍燕從容，帝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反婿，富人所辱，帝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閩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帝

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有書四篇，賦三十五篇。助昆弟忽，助傳作憲，今奇

官常侍郎，有賦十一篇。漢書本傳 藝文志 漢武故事 通鑑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樵薪自給，行且誦書。時人謂之癡，其妻亦負

戴相隨，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貴，今四十八矣。待我富貴，當報女勤

苦，其妻恚曰：「如公等終餓死耳，何能富貴。」遂改嫁。其後買臣負薪墓間，故妻與

其夫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飲食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

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莊助貴幸，

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武帝甚說之，拜為中大夫，與助俱侍中。是時方築

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敝中國，帝使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後十策，弘不得

一，辭謝。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叛，買臣因言：「東越王故

居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更徙南五百里，居大澤中，蒞兵浮海，直指泉

山，陳舟列騎，席卷南行，可破滅也。」帝即拜買臣會稽太守，謂之曰：「富貴不歸故

鄉，如衣繡衣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

詔書到，軍興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食，及拜太守，買臣衣故

衣，懷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群飲，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

少見其綬守印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印驚出語人皆以為妄其焚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遂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庭中拜謁買臣徐出戶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蒞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與夫治道買臣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共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共橫海將軍韓況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莊助俱侍中費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莊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為禮深怨湯常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帝亦誅買臣時元鼎二年也歸葬故里有賦三篇子山拊官至郡守右扶風

陸績 孫康 康子績

陸績字智唐書宰相世系表作知初會稽吳人也世為族姓祖闕字子春東漢光武帝建武中為潁川太守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帝見而好之常勅會稽郡獻越布子三印温桓桓字叔文即績父也績幼孤仕郡戶曹史歲饑太守尹興使

績於都亭賦民饘粥。績悉簡閱其民，訊以名氏，事畢，問所食幾何。績因口說六
百餘人，皆分列姓名，無有差謬，異之。刺史行部，見績，辟為別駕從事，以病去。
還為郡門下掾。明帝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事覺，得其錄，有尹興名，乃
徵興詣廷尉獄。績典主簿梁宏、鄭雲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
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績宏、雲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
三國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云：宏、雲勳皆敦於始之義。績母遠至京
引罪免居而軌通四明園，致引典錄則謂雲勳九郡以扶闈，表門閭。績母遠至京
師，覘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與績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績雖見考
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績曰：「母
未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名將業之。績曰：「因食
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績曰：「母嘗
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渴舍，績母果來，於是陰嘉
之。上書說績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績以老病卒。子三，稠、達、褒。
稠，字伯贏，廣陵太守，有理名。達，樂安太守。褒，字明叔，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
不就。褒三子：寂、康、紆，宏雲俱。句章人。雲，字仲興，字韓詩，公羊春秋勳。餘姚人。後漢
書獨行傳：陸氏家乘
三國志：虞翻傳注：乾道四明園經

康，字季寧，少博孝悌，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

還潁川以義烈稱刺史斌是舉為秀才除高成令縣在邊陲長吏新到輒發民
 繕城又令戶一人具弓弩備不虞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為治寇盜亦
 息靈帝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二年南宮災官
 者張讓趙忠等說帝令歛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而比水旱傷稼
 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除煩就約故萬姓從化
 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多端以從苟欲故黎民吁嗟魯宣稅畝而錄災自生
 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
 之法哉書奏內侍潛康援引亡國以警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待御史劉
 岱典考其事岱為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會盧江賊黃穰等與江夏
 蠻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
 帝嘉其功拜康孫尚孺為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貢
 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表術屯兵壽春部曲飢餓遣使求
 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
 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疫病卒兩浙名賢錄作力時獻帝初
 平二年也年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飢厄死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長子儁
 為郎中少子績後漢書本傳官者謝承後漢書

績字公紀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橋績懷三枚去拜辭墜地術謂曰陸郎作
 賓客而懷橋乎績跪答曰破歸遺母術大奇之太守王朗命為功曹風紀肅穆
 郡內大治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
 之績年少未坐逢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
 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唯尚武績雖
 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才數雋朗博學多通星歷算數無不
 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統嘗謂陸績所謂
 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幼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以直
 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績既有雙疾又意在儒雅非且
 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有渾天圖周易注周易日月變例合庚翻揚子太玄
 經注合庚宋末臨終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
 遭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年三十二案輿地紀勝云績為鬱林太守時汝海
 遺疾遇厄官異恐不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年三十二舟輕以石鎮之鬱林石與正史平
 足據子二宏獻宏會稽南郡都尉長水校尉女鬱生年十三適同郡張
 白閱三月白罹家禍遷死鬱生守志以終三國志吳志本傳並注世說新語

顧雍

子印

孫譚

承

榮

雍弟徽

族入弟

揚子眾

眾族子

和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曾祖奉，字季鴻，潁川太守。蔡邕授朔方，遂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邕貴異之，州郡表薦，弱冠為合肥長。轉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為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吏民歸服。數年入為左司馬，權為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雍為人，不飲酒，寡言語。奉動時當，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黃武四年，改太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改職所宜，執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比重之。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論。為沒酒食，否則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教信如此。張昭嘗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為何如？」雍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輕刑。時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之，不宜聽也。」久之，呂壹奏博為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

露收繫廷尉，雅往斷獄，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而嘗辱壹，雅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雅為相十九年，赤烏六年卒，年七十六。權素服臨弔，溢曰：肅侯當疾微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雅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帝欲及吾目見濟拜也。子三：邵、穆、穆。穆，不應同名，必有一誤。本傳注引吳錄云：穆，一名穆，而晉書穆榮傳作濟。邵，邵早卒，穆有篤疾，終宜都太守。濟嗣，無後。永安元年，詔以穆襲爵為醴陵侯，奉雅嗣。三國志吳志本傳并注

邵，字孝則，吳志考證云：太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

卜靜等皆亞焉。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

之墓優待其後。少史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奉善以教，風化

大行。初，錢唐丁潛、陽羨張秉、烏程吾祭、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為

立聲譽。將之豫章，值東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不能來別，恨不

見之，暫遂典決。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後潛等皆貴

顯，世以邵為知人。在郡五年，卒官。是時雅方歲集僚屬，自圍棋，外啓信至，而無

邵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

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邵子二：潭、承。吳志本傳世說新語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而譚以清識絕倫獨見推重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赤烏中代恪為左節度每有簿書未嘗下等使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上疏陳事權輟食稱善以為過於徐詳加奉車都尉薛綜為選曹尚書自以才不逮譚上疏固讓遂代綜在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威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吳芮疏自傳祚長沙臣非有所偏滅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時長公主婿衛將軍全琮子寄為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為大都督與魏將王凌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秦晃晃吳志原作晃據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群子緒端亦並為將因敵既住乃進擊之凌軍用退論功行賞以為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為雜号將軍緒端偏裨而已寄父子孟恨共構會譚言芍陂之役為典軍陳恂詐增休承功休坐繫獄權為譚故沈吟不決欲令譚謝而釋之及大會以問譚譚不謝而曰陛下濼言具與乎有司奏譚誣罔大不敬罪應大辟權以雅故不致法從譚交州譚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

黃龍二年卒於交趾年四十二初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清雍父子及孫譚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明日雅召譚河責之曰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為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雍蓋有先見焉注又本傳并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雅書曰貴孫子直令聞休休全典相見過於所聞為君嘉之拜騎都通志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遂屯章阮拜昭義中郎將入為侍中芍波之役拜奮威將軍出領京下督數年與元譚張休等俱徙交州卒年三十七本傳葉字彥先穆子也機神朗悟弱冠為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亡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号为三俊例拜為郎中歷尚書郎太子舍人廷尉正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會趙王倫殺淮南王允收允寮屬付廷尉皆欲誅之葉平心處當多所全宥及倫篡位倫子虔為大將軍以榮為長史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葉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及倫敗榮被執雷誅而執炙者為督率遂救之得免世說新語云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與此稱異齊王固召為大司馬主簿固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

樂馮熊熊謂回長史葛璜曰以顧榮為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
 南北親疏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可轉為中書侍郎榮不
 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璜然之白回以為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
 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為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
 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及回誅榮以討葛璜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沙王
 又為驃騎復以榮為長史又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忠帝幸鄴書本
 臨漳讀史奉正云臨漳建興
 初避愍帝諱改此時百稱難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張方據洛不得進避之
 陳留及帝西遷長安徵為散騎常侍以世亂不應遂遠吳東海王越聚兵於徐
 州以榮為軍諮祭酒屬廣陵相陳敏反南渡江逐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內史王
 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為列郡收禮豪傑有孫氏鼎峙之計假榮石將軍丹陽
 內史榮數踐危亡之際恆以恭遜自勉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中國喪亂
 胡夷內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種江南雖有石冰之寇人
 物尚全今將軍懷神武之略有孫吳之能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能委信君子
 各得盡懷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引諸豪族委任之敏乃遣甘卓出橫江
 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私於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
 有濟望否敏既常才本無大略政令反覆計無所定然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

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明年，周玘與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廢吳志原作茂，據橋，斂舟於南岸。敏率眾萬餘人出，不獲濟。軍人隔水語敏，眾曰：「本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為？」敏眾狐疑未決。榮以白羽扇揮之，眾皆潰散。事平，遂吳。時懷帝永嘉元年二月也。三月，徵拜榮侍中。榮與紀瞻同赴洛陽，在塗共論易太極、瞻義精密，榮不能詰。全彭城聞亂，日甚，疑不進。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願望，以軍禮發遣。榮乃與瞻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為安東將軍，鎮江東，以榮為軍司馬。吳志通鑑皆無馬字，據雍

紀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榮既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帝始過江，謂榮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臺無定處。九鼎遷洛邑，顛勿以此為念。」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幾，榮上牋諫，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畧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為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六年，卒官。帝臨喪，